

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 忧郁的解剖

精简本

「英」罗伯特·伯顿著

冯环译注 肖建荣审校



NLIC2970842036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 忧郁的解剖

精  
简  
本

「英」罗伯特·伯顿著

冯环译注 肖建荣审校



London Del. 1800



NLIC2970842036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忧郁的解剖: 精简本 / (英) 伯顿 (Burton, R.) 著;  
冯环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2.11

书名原文: 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ISBN 978-7-5155-0610-4

I. ①忧… II. ①伯… ②冯… III. ①抑郁症—研究  
IV. ①R74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27854号

## 忧郁的解剖(精简本)

---

作者 [英] 罗伯特·伯顿  
出版人 王吉胜  
责任编辑 杨超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5.5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号 ISBN 978-7-5155-0610-4  
定价 32.00 元

---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行部 (010) 84254364

编辑部 (010) 64214534

总编室 (010) 64228516

网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mailto: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 1932年版导言

○霍尔布鲁克·杰克逊

〔(1874~1948)，英国记者、作家、出版家。他的《藏书癖的解剖》风格上完全仿照《忧郁的解剖》，也是极有趣的一部奇书。〕

一部论述忧郁症的专著，却成了英文作品里的一大消遣之作，着实让人哭笑不得。不过，这全是机缘巧合的缘故。因为如若写《忧郁的解剖》的人恰好不是马可·塔普雷<sup>①</sup>一脉，他便不会抑郁消沉，也不至产生编写一部感伤之作的念头。罗伯特·伯顿可谓乐观的悲观者，若非他亲口道来，我们怎么也不会猜到他竟然忧郁成性。忧郁，之于他是大不幸，之于我们却是万幸，因为这正是促使他写下这本趣书的首因。你若不信伯顿那骨子里的好性情，不妨听听肯内特主教<sup>②</sup>讲的故事。据他说，伯顿不堪忧郁之重负时，会离开他在牛津基督堂的书房，溜达到佛里桥去，听船夫们起劲儿地打嘴仗，借此来给自己找点乐子。伯顿坦言他写《忧郁的解剖》是为了排遣自身的忧郁。我们虽无法确知这法子是否灵验，但可以肯定的是，300多年来他的作品已然成了忧郁的“预防剂”。他那或许有些易怒然而却充满悲悯的灵魂依旧在其大作的后续版本中继续前行，为无缘受惠于其生前风采的后代，开辟了种种快乐的新途径。

① 马可·塔普雷，狄更斯小说《马丁·翟述伟》中的人物。

② 肯内特主教(1660~1728)，全名怀特·肯内特，英国主教、珍本古书收藏家。

有关伯顿生平的细节很少，不过，过多的细节也无甚必要。不是有“书如其人，人如其书”的说法吗？罗伯特·伯顿就是这样的作者，而《忧郁的解剖》也正是这样的书<sup>①</sup>。伯顿仅有的生平资料如下：1577年2月8日，生于莱斯特郡林德利府，全家九个孩子中排第四；先是就读于萨顿克德菲尔德的私立学校，而后转入纳尼顿文法学校；1593年进铜鼻学院，1599年选入基督堂学院，1614年获神学士，两年后任牛津圣托玛斯教堂牧师；1630年受恩主伯克利爵士乔治之助，得享莱斯特郡西格雷夫教区圣职。他擅作拉丁文和英文诗，参写了数部学术选集，在31岁那年，还创作了名为《冒牌哲学家》的拉丁韵文讽刺喜剧。这是他生平第一部流传下来的作品，于1615年被改写，并于1617年在基督堂被学生搬上舞台。《忧郁的解剖》出版于1621年，在作者生前共刊行五版。伯顿亲见印行的最后一版是1638年那版，也就在这之后的一年他去世了，享年63岁，葬在大学的主教堂里。其兄威廉，即《莱斯特郡纪》（1622年）的作者，在此为他立了座半身纪念像，染了颜色，栩栩如生，这遵循的是当时的旧俗。

伯顿一生无甚波澜。“在大学里，”他说，“我过着一种安谧沉寂、一成不变、退隐遁世的生活。为了领悟智慧，我皓首穷经，夜以继日地枯坐书斋里，就算与雅典的色诺克拉底相比也不相上下。”这话我们信，因为职务可托人代理，也可撒下不管，无论怎样他都匀得出时间来，尽管他身为牧师，而且有几年还供职数地，担了不少职务。然而，若因此便断定创作《忧郁的解剖》这类庞杂大作必然成了其全部的事业，则又属推演过当。须知勤奋加上以苦为乐是

---

<sup>①</sup> 大意是读《忧郁的解剖》就等于读伯顿其人，除此之外也无多少其他资料，关于这一点后文还有更详细的论述。

足以让人在忙碌生活的余暇中创造出奇迹来的。伯顿说来虽已离群索居，但也绝不是什么隐士。除了担任教堂神职外，他还做了些别的，比如自己学院的图书馆长、牛津市场的检察官（至少供职了一年）。不过总的说来，伯顿根本还是学者、书痴。他总是惬意地幽居在自家堆满书籍的屋里，或待在所谓“欧洲最辉煌的学院”那宏伟的图书馆——即博德利图书馆中，研究忧郁的成因与疗法，力求不当“寄生虫”或“如此高贵的学术团体中无用又不相称的一员”，亦不写“任何有损于这般恢阔的皇家学院荣誉的文字”。

像伯顿这样的人通常说来会流于学究气，然而其写书的风格虽是学究式的，其看法却远非如此，身上也鲜有学者的坏毛病。此外，他的牧师身份亦无法见诸其文风，因为《忧郁的解剖》一书实在不大像牧师写的——他连训诫也显得温文有礼，话也说得活活泼泼的，颇有趣味，尽管按托马斯·赫恩<sup>①</sup>的说法有那么几分“不谙世故”。不过，诸如此类的细节，我们知之甚少。因为说来也怪，尽管伯顿当初在学院里无人不晓，其作品也颇受欢迎，可他竟落得跟莎翁一个结果——在当年的街谈巷议中几乎没听人提到过。除开关于他任职情况的文档资料和零星散见于其书中的生平片段外，还从未出现任何生前涉及他的重要信息。当伯顿长眠五十余年后，才有安东尼·阿·乌德<sup>②</sup>在《牛津名人传》中为其作了篇性格特写。不过，乌德本身并没有见过伯顿，他只是同见过伯顿的人谈过话而已，所以这位牛津史家的文字也仅为老调重弹。乌德写的那些，从伯顿自己书里相关的只言片语中，我们也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

安东尼·阿·乌德写道：“他是严谨的数学家、精准的算命师、

<sup>①</sup> 托马斯·赫恩（1678~1735），英国古籍收藏家。

<sup>②</sup> 安东尼·阿·乌德（1632~1695），英国作家，以编撰《牛津名人传》闻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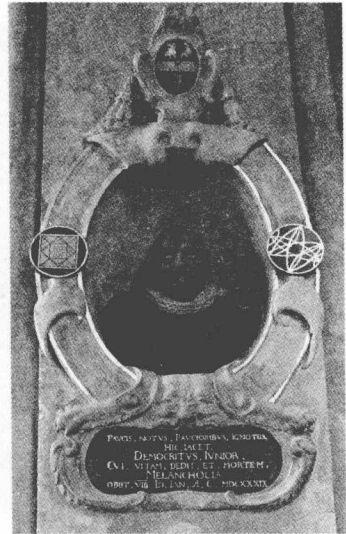
博览群书的学者、研究古典的专家，而且还懂得地理勘测。不少人将他称作严肃的学人、嗜书的饕餮，性情上忧郁而不失幽默；另一些相熟的人还说他为人老实、坦诚又敦厚。我自己则常常听一些基督堂的前辈说，有他在就会有乐子——他诙谐幽默，童心未泯。按当时学院里流行的做法，他也爱在寻常对话中夹带诗人的诗句或古典作家的话语，不过他于此的敏捷和机巧却是无人能及的，这便使得他越发受人喜爱了。”

至于伯顿的样貌，我们则可据其肖像推知。他的肖像共有如下三种：藏于铜鼻学院里的油画，《忧郁的解剖》一书卷首由拉·伯隆<sup>①</sup>刻制的雕版小画像，以及牛津主教堂中的彩绘半身像。我们借此可以勾勒出这样一幅图景：我们这位英国的德谟克利特置身书本堆中，背景是那座彼时名声业已显赫的学院，与之相得益彰。他身形壮实，略有点发胖，深棕色的胡子修得很是规整，大眼睛里闪过一缕讽刺的光，硕大的额头则显出智慧和好记性。他鼻子又尖又长，嘴唇跟所有见识不凡的人一样，薄薄的，但还好下嘴唇皮比较宽厚。这是一张显得才华横溢、若有所思、怡然自得的脸，略带着点儿羞涩，仿佛暗示此人爱幽居胜过冒险——当然在群书中探胜又当另论。其实，这种面相在当时的英格兰可谓比比皆是，即便到了现在也未绝迹。我们凭着以上综合的描绘，大可做如此的推断：伯顿其人虽亲切却孤僻，虽谦虚却固执，为人友善但不至热心过头，宽厚而又易怒，不笑人傻只悲悯傻人。

至此，关于伯顿我们已谈了这么多，也细细地听了安东尼·阿·乌德的说法，但我们还远未触及伯顿的灵魂，亦未摸到伯顿之为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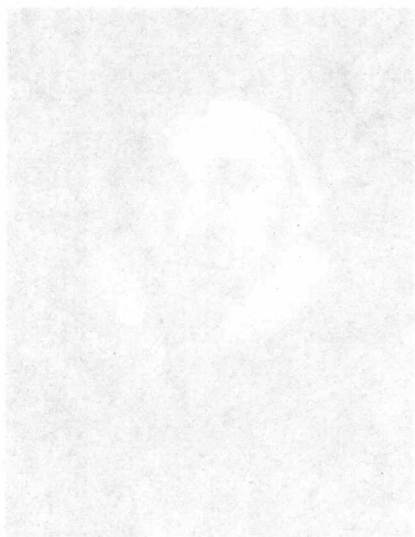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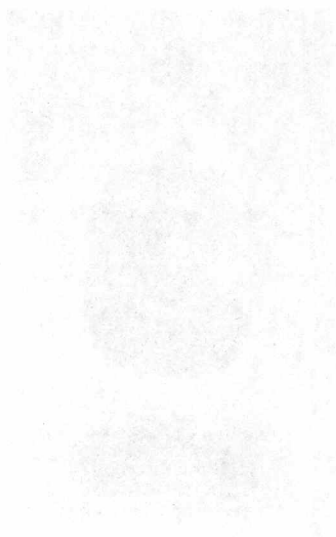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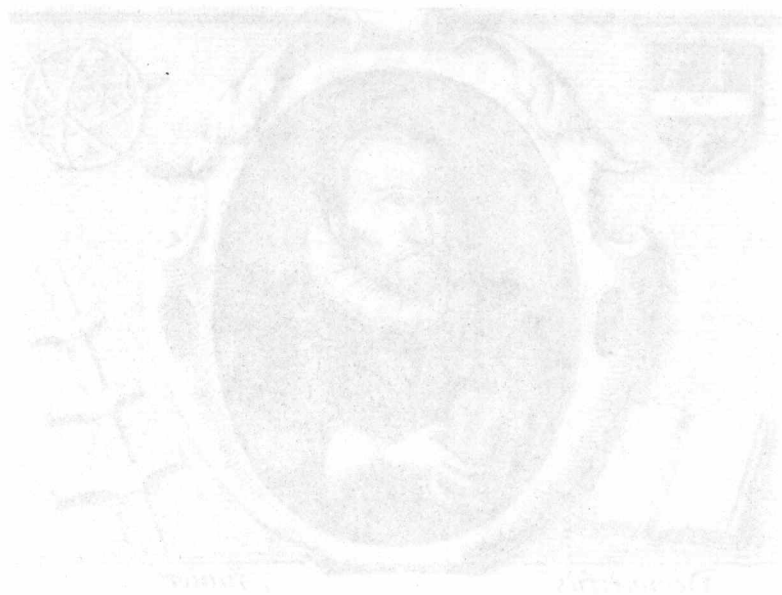
---

<sup>①</sup> 拉·伯隆（1667~1741），德国雕版画家。



Democritus Junior  
1632-1684





上图 《忧郁的解剖》一书卷首由拉·伯隆刻制的雕版小画像  
左下 藏于铜鼻学院里的油画  
右下 牛津主教堂中的彩绘半身像

顿的本质。这位解剖大师真是个矛盾体。他和其他怪人一样，不会始终如一。他宣讲中庸之道却不践行。他写书总是连篇累牍。他一落笔也往往“含义”多到“词”不堪载。他这书虽说是世上引语用得最多的，读来却又如小说一般轻快。他往书里面塞的文字，也是至理名言与胡言乱语相杂糅。他总不忘抱歉自己罗里巴嗦，可刚道完歉转身又开始喋喋不休。他生怕会把爱之忧郁讲过头，但之后他还真讲过头了。别看他没结婚，婚姻之于他也不是什么秘密。他嘲笑世人，同时也悲叹世人的不幸和愚蠢。他既信科学，也从迷信。他有时粗言糙语像个写黄书的，有时又扭扭捏捏像个假正经。他把插科打诨与神学宗教相提并论。他不故作幽默，但远比专业的小丑要好笑。他最郑重的时候却显得最轻浮，而他随口说说的时候又最是意味深长。与惠特曼一样，他是浩瀚无垠、包罗万象的。他把自己连同整个古代的学问都倾注进了他的书里，然后又巧妙地将这团大杂烩变成了一部条理分明的专著。这本大部头的书，读起来可能会把读者累到，但写起来他是不厌其烦。

罗伯特·伯顿是个彻头彻尾的书痴，他活在书堆里，嗜书如命，还用大半辈子写了本将古往今来所有书籍熔于一炉的精粹之作。这部论著出自嗜书者的手笔实乃理所应当，即便只是各类著作的集萃，亦不失为原创之作。《忧郁的解剖》看上去像是部东鳞西爪的引语集，确实大幅地征引了他人的观点和看法，但浮现于每页书上的并非被征引的人而是伯顿那个“劫掠者”，躲在每句引语后面不时窥探两眼的人也唯有伯顿罢了。这个中的缘由显而易见，只因伯顿堪称精通文字马赛克的艺术师，擅用从他人著作上扯下的碎屑纸片拼接出一幅个性鲜明的画来。所以书本也就是他的原材料。其他的艺术家拿泥塑像，取石头来做花样和造型，将文字、声韵或颜色调配

和谐，而伯顿则在用引语塑造“宇宙”。他劫掠古时的著作，大多早已湮没或毁损，然后把搜刮到的囊括到自己的构架内，这就好比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取法古罗马遗迹，将之运用到文明新纪元的教堂和宫殿中。

伯顿时常为该书的奇谲构架而辩解不休，颇有点多此一举，但他的辩解既非源自假谦虚，亦非出于自卑。伯顿可是从来不缺那份自负的，他深信自己能写完这部大作，也从不怀疑自己的睿智。通常而言，肯去创作近五十万言大部头的作者，哪有会不坚信其书是值得写的。所以，伯顿的辩解只是遵旧俗罢了——17世纪的作品正文前都得有篇作者的辩白才行。伯顿为他的主题辩解，为他呈现主题的方式辩解，甚至还为书名辩解。从这些辩解来看，伯顿写忧郁并非仅仅如其在某处所坚称的，是为了让自己摆脱忧郁。他还有另一个理由，即忧郁实乃“不可或缺又大有裨益的主题，不像神学那般司空见惯、争议纷纷，虽则我也承认神学为众学科之女王”。而该书书名，如今看来则是再明晰不过的，他完全没必要去援引先例，因为那时解剖类的书和现今的各种文选一样随处可见。至于书名的略微古怪，他则放任之，因为“如今给待售的书籍加上个新奇的书名已成了一种策略，正如云雀飞落捕鸟网，不少喜欢猎奇的读者也会受书名吸引而留步，好似愚蠢的过客停下来盯着看画店里一副怪诞的画，却不看其他意象明晰的作品。”——伯顿也用相似的理由来辩解他为何主要用英文来写此书，他说“我本无意用英文来糟践我的思想”，但若用拉丁文来写呢，在当时又没人肯承印。“我们那些唯利是图的出版商只对英文的论战小册子来者不拒，若是拉丁文的则根本不肯接手。”我们还是不要跟伯顿一起痛斥那些贪财的出版商，若是他们不以自身利益为计，我们哪能得见伯顿的英文

大作，伯顿恐怕也会如许多饱学之士那样湮没于无闻。

伯顿文风之独特多系其写法上引经据典之铺张。他堪称这类技法的大师，其引语之庞杂、奇崛和机巧总能令读者的心为之一振，眼为之一亮。所以在那个不乏精于此道者的时代里，伯顿才能够轻易地脱颖而出，达到在警句箴言之编排上无人能及的地步。如果把这些独特而有趣的赘词冗言剔除掉，伯顿的散文反倒会流于直白和寡淡。伯顿的文字多亏有一种轻快、间断的风格，才使得他那漫漫长卷总是流畅可读。常听人说伯顿为文古怪，但他距我们年代已久，觉其古怪在所难免，因此这种批评是站不住脚的。伯顿虽则自觉地征引并创制了一组组的绝妙好辞，但他并不仅仅着眼于文辞的创造。伯顿不循文辞至上的做法，不像布朗和多恩会让人觉得他们在写就一句之后还要往后退几步欣赏一番。伯顿的文风太过口语化，不适合那样雕琢，其文读来仿佛是闲谈。你听得到他声音的抑扬顿挫，那声音好辩而又亲切，总在不厌其烦地给建议、作说明，但又总能用一个巧妙的转折或突如其来的转变，令你不致落入单调乏味——就算这法子失了效，他还能拿出窖藏的奇闻异事，引人入胜地一一道来。

《忧郁的解剖》一书部头大、范围广，可谓搜罗古今、穷极八荒，潜于过往、浸入未来，并以嘲讽之态扫视当下。尽管伯顿所选主题乃忧郁，他却靠了插话和题外话，谈遍了几乎人类的每一种趣味或活动。因此，这部著作可谓对人类之生活与习好的述评。它是中古思想与当代思想之间的桥梁，专制的经院哲学的挽歌（全是格兰维尔<sup>①</sup>在其《教条之虚妄》里所谴责的）。伯顿其书取的是当时传统

---

① 格兰维尔（1636-1680），英国作家、哲学家、牧师。

的纲要构架，分成三大“部”，继而又细分出许多“章”、“节”和“小节”，每部卷首均设有大、小标题之框架。除了各部和与之对应的章节外，还有一些他自认的“离题话”——其篇幅长度堪比论文，以及那“便于引入正题的讽刺性前言”——在对开本的定版中足足填满了78页纸。

威廉·奥斯勒爵士<sup>①</sup>将《忧郁的解剖》誉为“外行人写得最好的医学专著”。不过，除开主题部分，该书还有些章节，虽形式上不脱主题，但内容上却自成一体。其中的部分篇章还体现了开创性。题为“闲话空气”一章娓娓道来、趣味盎然，乃第一篇谈气候学的文章；“宗教忧郁症”一节则是对该题的首次研究。伯顿的性心理学研究早于霭理士<sup>②</sup>，他对罗曼蒂克爱情的拒斥又先于萧伯纳<sup>③</sup>。他的论“妒忌”数章涵盖了所有战后问题小说的要素，而藏在那篇有名前言中的“乌托邦”还让人想到了威尔斯<sup>④</sup>。据其书，可以看出伯顿是个政治经济学家、英格兰本土主义者、贸易保护主义者、反垄断主义者、反战主义者，并且他还赞成改善公路、拓展内陆航道、开垦沼泽地、兴建花园式村庄和发放养老金。

《忧郁的解剖》是那种仿佛具有人性和人格的书，这类书似乎是生长发育而成的。像《忧郁的解剖》这样能与作者如此显明而又如此精微地融为一体的书，真是世间少有。《忧郁的解剖》就是伯顿，伯顿也就是《忧郁的解剖》。读《忧郁的解剖》即在读伯顿，所谓

---

① 奥斯勒(1849~1919)，加拿大医师、医学教育家，改革临床教学方法，著有《医学原理和实践》等。

② 霭理士(1859~1939)，英国散文家、编辑和医生，著有《性心理研究》。

③ 萧伯纳(1856~1950)，爱尔兰剧作家，戏剧上主张摒弃罗曼蒂克。

④ 威尔斯(1866~1946)，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科幻小说《时间机器》和《星际战争》、社会问题小说《基普斯》、《托诺-邦盖》及历史著作《世界史纲》等。

读伯顿便是与之相谈，他读来就像是小说中的主角一般。换句话说，伯顿是那类少有的作者，能将自己完全投射到作品中去，从而跟小说和剧作巨匠创造其故事和戏剧中人物一样，以相类的才能塑造出自己的鲜明形象。伯顿与蒙田、皮普斯<sup>①</sup>和兰姆<sup>②</sup>相仿，已将自己小说化，变得与真人相异却又更加有趣。

《忧郁的解剖》于1621年行世，其时伯顿45岁。该版采用小四开本，近九百页，已然头部过大。不过在接下来的17年中，它的内容还会继续增加和修正，共将再出四版，分别印行于1624年、1628年、1632年和1638年，各版均用的是小对开本。但在作者去世后，也就是1639至1640年间，该书销量开始下滑。1651年版印刷与纸张皆堪称低劣，乃作者身后的第一次重印，收录了作者生前的修订，自此当然就再无修订一说了。1660年又有新版行世，其质量更是不堪。经过了诸多版本，该书在17世纪的最后一版，竟成了1676年那本细长的对开本，原书的精彩和风貌荡然无存。此后124年间就再没有新版问世了。17世纪的书中，唯此书能最清楚地展现作者对印刷商施加的个人影响。在1638年之前的所有版本中均能见到伯顿的手迹，多数是小的甚至心血来潮的改动，少数则是大改动，由此仅能显出个人的口味与偏好，却未得一展那时牛津等印刷局出版物之大趋势。该书作者虽是个道地的读书人，竟也少不了常与他的出版商亨利·克里普斯和伦纳德·利奇菲尔德（“著名大学印刷商”）展开激烈的交锋。我想，伯顿总是胜利而归的，因为他还在这本为之全情投入的书的版式上留下了个人的印记。

---

① 皮普斯(1633~1703)，英国海军高官，以其日记闻名。

② 兰姆(1775~1834)，英国散文家、评论家，以伊利亚为笔名发表的随笔触及社会矛盾，与胞姐玛丽合编《莎士比亚故事集》，著有《伊利亚随笔集》等。

品读伯顿很考验人的“阅”历，虽然他从来不缺读者，即便在1677至1799年间无一版《忧郁的解剖》面市的“黑暗时代”也有人读他，但贬低和歪曲他的人也从来不乏其人。此刻就算有必要，我也不想为他辩驳，况且根本就没这个必要，因为读不读伯顿全是自愿的，没必要强求——伯顿是专属于“伯顿徒”的。不过，还是有必要提一下那些古往今来歪曲过他的人，因为他们的歪曲多数是信口雌黄。所谓的批评家和评论家往往不肯花功夫去读此书，更别提理解此书了，由此才会冒出那些流传甚广的胡说八道。比如，哈勒姆<sup>①</sup>称《忧郁的解剖》作“对博德利图书馆各种文献的一次清扫”和洛威尔<sup>②</sup>写的：

精心的杂乱如烂泥深及踝部，  
里面全是东拼西凑的老典故。

就是典型的例子。

无知的学问人对伯顿的明褒实贬总要多过直白的嘲讽。那种快人快语的贬抑者，我本人也仅知一个，即马恩岛诗人托马斯·爱德华·布朗<sup>③</sup>。1895年，在一篇写给《新评论》的言辞激烈又毫无幽默感可言的文章中，这位业余做诗的教书匠竟为伯顿这位才子写不出一句好话来。据他所言，伯顿的学问只是种“炫耀”，实乃“在

① 哈勒姆(1777~1859)英国历史学家，著有《中世纪的欧洲》、《欧洲文学引论》等。

② 洛威尔(1819~1891)，美国诗人、文学评论家、外交家，主要诗作有《比格罗诗篇》、长诗《大教堂》等，著有评论但丁、莎士比亚等的论文，曾任美国驻西班牙公使、驻英大使。

③ 托马斯·爱德华·布朗(1830~1897)，马恩岛诗人，学者、神学家。

过度虚荣心的支撑和驱使下博杂地吞书噬卷后的产物”。他对其书的编排也无外乎“表面上的分类”，仅是“假装的条理和次序”。然而，布朗也承认伯顿有“骂人的才能……乱哄哄闹得出奇的一片痛骂”——此评断显出了布朗对伯顿的一种暗隐的、甚至有点居高临下的敬重。布朗之反对重印《忧郁的解剖》一如查尔斯·兰姆。“我真找不出有比重印《忧郁的解剖》更惨不忍睹的景象来，”兰姆说道，“有必要把那位老怪杰的尸骨挖出来，裹上时新的寿衣，任由现代人评头论足吗？又有哪个没慧眼的书商会痴想伯顿破天荒地走红呢？”布朗当然不会这般大度、这般浪漫。他坦言，老伯顿固然有其魅力，但也仅存于“老图书馆中，积年的灰尘将之封藏，古旧的回忆为之萦绕，可在此探个究竟”——他认为就只该在这种地方展读其书。“湮没、朽败，”布朗预告道，“乃此类冗长乏味之怪书的宿命。若把它们打扮一番，使之变得整洁利落、光鲜亮丽，将之纳入文学之林中，这样的做法真不知是何居心。它们只应藏于地窖，学者才是其天生的朋友和看护人。就把这些书交给学者去研读吧。”布朗的说法谬则谬矣，但至少看得出来他是读过其手里的伯顿的。

而伯顿的褒扬者从他生前到现在都是有的。他得到过安东尼·阿·乌德的嘉奖，连素来毒辣的托马斯·赫恩<sup>①</sup>亦对他有过赞誉，而后者还无意间透露出18世纪上半叶《忧郁的解剖》的不再走俏。“历来没有书比得上伯顿的《忧郁的解剖》畅销，”赫恩在其日记（1734）中写道，“由于其书中含有各式各样的学问，所以成了剽窃者的摘引簿。该书的印量极大，书商由此而立了业。不过现今它却

---

<sup>①</sup> 托马斯·赫恩（1678~1735），英国珍本古书收藏家。



受尽冷落，一本装帧精良的，哪怕已是第7印了<sup>①</sup>，只消一先令就能购得……”20年后，则有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赫林<sup>②</sup>劝朋友“读一读”《忧郁的解剖》，因为伯顿属于“最有趣、最有学问也最有绝佳见识的人……安妮女王的治国之道、乔治一世的开创新朝，受惠于伯顿处均不可说少”。

伯顿堪称剽窃者的粮仓、借鉴者的矿山，这种说法是世所公认的。《忧郁的解剖》好比一只百宝袋，从中取宝的人既可以是抄袭者、正当的掠取者，也可以是约翰逊博士这样的猎奇的读者——这书“能令他早起两个小时”。许多才子作家都靠劫掠伯顿为我们的文学宝库添了彩。约翰·费瑞尔<sup>③</sup>在其《斯特恩解读》中，指责劳伦斯·斯特恩<sup>④</sup>的《项迪传》混入了太多《忧郁的解剖》的内容——“一度是学问人和才子的最爱、许多人的枕中秘宝”。沃顿<sup>⑤</sup>发现弥尔顿在创作《沉思者》时亦不免向伯顿取经，他于是借此为《忧郁的解剖》写了一段妙评：“作者那博杂的学问、从稀世奇书中搜罗来的妙语、不失真才又朴拙的炫学、五花八门的素材、趣味故事与说理相杂糅的写法，以及至关重要的一点——裹在古怪文风中的奇特感情，使得该书即便对当代读者来说都是趣味与知识的无价宝库。”

---

① 印次达7次的书，无疑是非常畅销的，不过这书现在却备受冷落，价格一落千丈，竟然一先令就能买到精装本。

② 托马斯·赫林(1693~1757)，1747至1757年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③ 约翰·费瑞尔(1761~1815)，苏格兰医生、诗人。

④ 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英国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小说《项迪传》、《感伤的旅行》，前者全书无情节，写法奇特怪诞，被认为是小说的意识流手法之先驱。

⑤ 托马斯·沃顿(1728~1790)，英国文学史家、评论家、诗人，曾荣获“桂冠诗人”(1785~1790)。